

A decorative illustration of a plum blossom branch with green leaves and white flowers, extending from the top left corner towards the center of the cover.

北川县文史资料选辑

政协北川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第二辑

北川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 二 辑

44207/22

政协北川县委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目 录

- 一、我是怎样争取景家谟投诚的
..... 席应信 (1)
- 二、北川县各民族人民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
..... 肖天崇搜集整理 (10)
- 三、抗战初期北川县战时民众组织训练的开拓工作
..... 和哲先 (15)
- 四、请缨杀敌..... 王建堂 (22)
- 五、辛亥革命时期北川的形势概况
..... 王朝义 (24)
- 六、北川县卫生院创建前后的情况
..... 刘志成 (27)
- 七、教师节史略..... 肖天崇搜集整理 (32)
- 八、中国历史三字谣
..... 王朝义 (36)
- 九、曲山关与扶明抗清的曹洪
..... 青寒 (44)
- 十、北川县水磨漆概述
..... 姜定周 (47)
- 十一、坝底堡的挂面
..... 蔡元林 (50)

我是怎样争取景嘉谟投诚的

席 应 信

按：席应信同志是北川县擂鼓乡人，现住安徽蚌埠市省军区干休所。一九四九年底由外地刚回家乡，即参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县、北川地方武装，担任北川支队参谋长，以配合接应我解放军入川。这篇回忆录是他一九八三年冬撰写的，对了解当时情况很有帮助。

一、当时形势

1949年底到1950年初，我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两野战军解放大西南、节节胜利，尤如风卷残云，所向披靡。当时我认为大陆基本解放，从此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我们半生戎马也是解甲归田的时候了，万没有想到就在家乡附近又出了一点小小麻烦。国民党的第20军代军长景嘉谟和第38军军长李振西率部窜到松潘、茂县、北川地区，号称五万精锐，企图建立川陕甘边区根据地与从西北退到西康的胡宗南配合，妨碍我人民解放军西进解放康藏，并准备伺机反扑。

二、第一次到治城

川北有个“北川支队”，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川康边区游击纵队的一个支队，是接应第一野战军入川的。我被聘担任

参谋长，在北川支队解放了安县和北川县以后，我是以北川支队参谋长身份到北川县城的，也是我第一次到本县县城（即治城）。当时北川支队先于敌38军抢占了北川县城，并将敌军击退到小坝底和坝底堡。北川县是一个穷县，县城人口很少，只有几家茶馆和鸡毛小店开业，我到县城去走了一圈，空无一人，既无县长也无公差，但办公桌上尚有一部电话机，摇了一摇却能通话。原来国民党38军电话线搭挂在乡村电话线上的，我叫接他们军长讲话，我说我是国防部陆军总司令部少将处长，其实我已离开陆军总部而是在第七编练司令部挂了一个参谋处长的公开职务。我用大机关职务讲话是为了在劝说他们时效果大一些。我说目前形势，大陆已基本解放，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应该休养生息，希望你们认清形势，你们的前途出路只有起义和向人民投诚，早日结束战祸，完成统一大业，共建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他们却说：“你是一个高级军官，在受到挫折时，就变了节”。于是我们在电话上争辩了一番，电话线就被切断。事后，李振西把此事电报了胡宗南和蒋介石，蒋、胡回电要他们把我抓到就地枪毙，他们把此事通知了景嘉谟，他们不知道我是北川支队参谋长，而是说我是川北民军总指挥。（这是李振西在成都学习时给我说的）。

不几天，我人民解放军一支先遣部队到达北川治城，打的“独一军”番号，实际是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62军185师554团，由副团长杨清魁率领，因此北川支队就得向外推进，掩护他们。我与杨清魁同志交谈情况以后，也顺便彼此谈谈经历，他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河北省参加八路军同时入党的；我也谈了我在1931年9·18事变后，

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以及在抗日战争时在重庆搞地下工作一些情况，周恩来同志的父亲生病去世时，我请医生的情况以及胞妹37年入党，42年在太行山抗日牺牲等等，他说：“你准是老党员无疑了，不相信你没有入党”。

三、分化敌军

杨清魁同志到达治城以后，我从治城回到擂鼓坪家中，不几天得到接防北川县城的杨清魁副团长的信和国民党第20军133师某团团长任怡的私人信。任怡得知我在北川便私自写信给我，希望我挽救他们。此信是检查偷越警戒线的老乡发现的。杨清魁副团长来信也说：“应该挽救你的老部下”。这个时候才发现北川已有敌军两个军的番号，因此安、北两县人心惶惶，认为战祸迫在眉睫。由于我从前在国民党第20军当过师、军参谋长，所以都希望我出面来解决。我就考虑如何分化敌20军与敌38军的联盟。便写信派人往敌20军那边送。信要通过38军的防区，必然被38军得到，信中写些要20军与我共谋敌38军的意思，引起敌38军李振西的怀疑，达到离间的目的。敌38军怕敌20军从背后打击，所以把小坝底、坝底堡的防地交给敌20军，由敌20军直接与北川支队对峙，后来这两地又由北川支队攻占了。

四、深入虎穴

接着贺龙司令员派了已经起义的第20军133师副师

长熊慕岳、准备同我一道去敌20军，他们从中坝过来（即今江油县城）在曲山场（即今北川县城）会合；贺老总让他们带了许多香烟、桔子等并派了一野第七军19师薛步安、王××两个参谋，携带报话机，由一个骑兵连护送。当一个骑兵排到擂鼓场我家接我时，我只带了远房侄子席承智同行。因为他对松潘比较熟悉，以前来往于水晶堡、松潘两地经商。

到了治城以后，我又与杨清魁同志商议，当我进入敌区后，如我三天不能出来，他就出兵向北推进。当天杨清魁派战士用手榴弹在河中炸了些大龟，做晚饭为我送行。

由治城到达小坝底时，那里有北川支队的邓显章大队同敌20军对峙。邓是安县塔水桥的人，有吸鸦片烟的坏习惯。我们一行连挑夫共约20人，停下来后，用报话机与敌20军取得联系。因为我们电台知道20军军部电台呼叫的呼号、波长、出现时间等，说我要到他们军部看望他们；景嘉谟在无线电话上说表示欢迎，我们说明天就来。

小坝底村庄是破烂的、荒凉的、人烟稀少，因为天冷就多在昏黑的屋内烧点柴火烤烤，或搞饭吃。黄昏时，我自己到村外察看一下地形，曾看到河沟对岸有一只金钱豹，由于我带的是手枪，不敢动它。

当时我考虑，敌20军情况复杂，有些人极为反动。我19师的参谋和电台是否进去；他两人和电台人员穿的是人民解放军服装，进去很不安全，如果改穿便衣作为我的随从人员，但他们说话是满口山西话，仍然不行，所以就决定把他们几人留在小坝底，用电台与我联系。

离开小坝底后，在深山峡谷的小路上走着，荒山上还是

残雪未化非常冷静，越走大家心里越紧张。我想两军交战不杀来使，这是天经地义的。历史上也有郭子仪单骑见回纥的故事，何况过去我是他们的上司，所以也比较镇静。

到两军对峙线时，我向我方警戒人员打了招呼，要我方警戒提高警惕，注意观察动静。然后出步哨线，中间有几百米真空地带，走在一峡谷口，前方即枪声四起，当面就有人叫“站着！干什么的？”随即上来一班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手握板机。我穿的是笔挺的将校呢军装走在前头，所以他们把刺刀对着我的胸膛，我倒满不在乎神态自若的说：

“我是你们军长欢迎来的”，我一看前面几十米远的小山头上架了几挺机枪对着我们，再远一点山后又是迫击炮。他们说要把武器交出来，我把我随身携带的五号左轮交给他们，我侄子席承智也相继把随身手枪交给他们，他们又把所有的人全身再搜查一次，我担心他们手握板机走了火就会影响这一任务的完成。搜查完毕，他们的谍报队长闪了出来。说了声“参谋长跟我走”。谍报队长是认得我和熊副师长的。

我们走了约两个小时，到路旁一个独立家屋，外面看去是一个四边形普通平房，进到里面后，在当时看来是比较讲究的有地板和漆得较好的桌椅，说是要我们吃了午饭再走，他们的厨师、炊事兵确也准备了酒席。景嘉谟和军部一些人也在那里表示欢迎。我们判断这附近可能是一个团部所在地，大家说了一些寒暄的客气话，私自写信到北川要我挽救他们的那个团长，也没表态，可见他们内部是不敢随便说话的。

当天到达片口，才知道他们军部在片口，我和景嘉谟住在一间房子里，随我来的人由他们安排，贺龙司令员带的烟

桔子等他们也收下了。

当晚为我和熊副师长举行晚宴。说欢迎参谋长回来了。显示一下他们生活不成问题，有米有肉有鸡有味野，对我来说这等于是“鸿门宴”。

酒席上有军部、133师的头头，还有134师的李参谋长。另外有一个联勤总部的专员，名叫景星白，三台县人，景嘉谟的亲属。谈话中，只谈了一谈他们是从绵竹进山的，经九顶山到松潘，并说了一些20军对杨森一家搞家传军长有些不满，杨森把军长传给杨汉域以后传给杨干才，又要传给杨汉烈，他们不同意等等，再就是瞎扯了一阵打野猪、鹿子的事。

我也随机应变，遇有机会就有意无意的说话影响他们，如象我问他们带了多少腊肉，多少米能吃多久？并说山区穷，虽然带了金砖也买不到什么东西，只有包谷面，自己开荒也种不出大米来。香烟吸完了就得烧水烟，有茂州绵烟，生活是越来越艰苦。他们都没有带家属同行，家属都在成都、重庆一带，所以中下级军官是不想在此久留，过艰苦生活的。

我和景嘉谟住的房子经常有人来，特别是联勤总部那个专员，很想听我和景嘉谟的谈话，他和134师的李参谋长都想左右军部的动向，看来他们也是互相监督的，他们有的也知道我的来意，是要他们投诚出山的。

致20军与敌38军协商搞根据地的意图，也是景嘉谟说出来的，他们的电话和电台也是与敌38军和西昌胡宗南有联系的。

我想要和我们的电台联系，把我们到达片口后的情况告

诉我们这边，他们不要我自己去电台，只说他们会联系。但自从我到片口后，他们一直没有代我联系过，因此人民解放军和北川支队以及安北两县群众不知道我的情况，谣传我已被打死。

有一天，警卫连一个兵带着手枪进我的房子，正值景嘉谟同我在房内，景大声叫道：“你来干什么？给我出去！”后来有人说是来对我行刺的。我也比较警惕，反正我外出活动要把景嘉谟拉在一起，要打得先打着你们的军长。一天晚饭后，我到外面散步，有景嘉谟和军的副参谋长陪着，这边一个，那边一个，前后又有警卫；在街上，我看到我小时的同学王桂武，我问他为什么在此地，他说他在松潘行医，年终回家路过被封锁在这里，后来听说也有人到他住的旅店搜查过。总之，在这里时时刻刻都是危险。

五、率 部 出 山

大约第三天一个晚上，景嘉谟拉我到院子里一个楼上，同我单独密谈，他问我将来究竟怎么办，于是我把目前形势，大陆基本解放，蒋介石一败涂地也是没办法的，又把人民解放军政策，只要起义投诚是既往不咎，一视同仁；还有该军目前情况，只有带部队出山，听人民解放军的，才是唯一出路，才有前途等一切大道理小道理详细分析讲了一通，最后他下了决心，就这样办。但他要想把在松潘的134师肖传伦部拖到一起。当时134师有一个团在水晶堡，片口只有一小部。我表示，只要你决心下了，就宜早不宜迟，我明天就回去把情况汇报，你跟印出来，关于走的路线，原定他

把部队收集后，走水晶堡，平武这条路出来，不走北川、安县，以免将来滋扰安北两县；他也可以把134师一个团，弄到一起行动。他还是不让我先走，他说是你来要我们出去，我们只认识你。又过一天，我说我必须出去，替你们向人民解放军联系，他同意了，决定第二天走。我带着席承智离开片口，他们交还了我的随身枪支。刚出他们的警戒线，突然又是一阵步枪、机枪、迫击炮的欢送声，当然没有经过大仗的会大吃一惊的。到达我方防线以后，过小坝底在路上遇着185师554团杨清魁副团长，带着部队前来。我把景嘉谟同意出来，准备把134师部队收集一部份，从平武出来的事说给他听，他说怕夜长梦多，不等134师肖传论，要景嘉谟赶快出来。所以还是要带部队去压迫景嘉谟从速离开，我说那你去和他们再谈谈。于是我回到北川治城，见到陈晋哉副政委，说了说情况，仍由一个骑兵排护送我回擂鼓坪。在快到擂鼓坪时碰到北川支队政委宋达从成都回来，他说北川支队奉命结束。我说那你到20军当政委好了。

我把在片口的情况和决定向贺龙司令员写了一个报告寄去。不几天景嘉谟率军直属全部和133师全部及134师一小部，经北川到达擂鼓坪，我陪送他们去指定地点，我特别要他们注意军风纪，部队经安县城、孝泉镇至什邡县的高骈铺由62军接收辅导。大家提心吊胆的一场血战得以幸免。当夜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政治部的杨育尧干事乘一中型吉普车，将我同景嘉谟接到成都，杨干事说车子开到平武，听说你们不从那里出来，才又开到什邡，因为明天贺龙司令要去重庆开会，所以要你们连夜到达成都。

六、全部解决

当景嘉谟决心出山以后，38军孤掌难鸣也立即收缩部队集中到茂县城及其附近，他们不愿发通电起义，而愿放下武器投诚。20军的134师师长肖传论是顽固到底，反对景嘉谟的决定。134师李参谋长原在片口，企图影响景嘉谟，后来回松潘去了，把水晶堡一个团也带回松潘，不听景嘉谟的指挥，在他率残部往西康逃跑时，被人民解放军汇同藏族同胞将他击毙，整个川陕甘边安宁了。

20军曾在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过，当时贺龙当军长，有些人也参加过。38军是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的军队。西安事变后起过一定作用，杨虎城后来被蒋介石杀害，所以原先想要保留这两个军的番号，不料他们竟顽抗到最后，也就不能保留了，不过人员仍按起义待遇。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北川县各族人民为 抗日救国作出贡献

肖天崇整理

北川古名石泉，为大禹诞生之地，是四川西北部的边远山区县。过去也是四川有名的“四大穷县”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全县只有三个区，九个乡一个镇，居住着汉、藏、羌、回等各民族人民6531户27375人。当时，租税繁重，盗匪横行，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不少人过着“三石一锅，四石一床”，风扫地，月点灯，食不饱肚，衣不蔽体的苦难生活。1935年4月徐向前同志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五个军约八万余人经过平武的平通与江油的中坝进入北川。帮助山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建政权，使各族人民第一次翻身作主人。红军离开北川时，全县有1500余人，参加红军，北上抗日。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形成了全民族抗战。北川县各族人民也不甘落后，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有物出物”的精神，为抗日救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首先开展抗日宣传，提高民众抗日认识。当时政府成立了北川县抗日动员委员会，由县长刘世笃兼任主任下设委员

十一人。又开办了“北川县战时民众训练讲习所”。训练主要内容是讲授“抗战时局和意义”，“兵役常识”，“后方建设”，“战术讲话”，“优待条例”，“兵役法”，“防空常识”，配合军事训练和群众宣传工作演文明戏等。训练结束后，由受训学员分赴各乡联保担任指导员，开展民训工作。继后新任县长张新治又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训练县、区、乡、保人员（包括部分小学教师）训练内容除上述外还作军事技术上的补充，尔后由联保组织保甲人员和适龄壮丁进行了训练。与此同时，又充分发动和依靠学校各种组织（教育会，幼委会，童子军，学生会）开展了长期性的宣传教育活动。坚持每逢赶场到街上宣传抗日的重大意义和形势，师生同台表演双簧，花鼓，莲花闹，金钱板以及话剧、歌舞等。配合宣传的募集组，向亲友及社会人士劝募钱物（衣服、粮食、用具、医药等）。

其次，请缨杀敌，抗日救国。

1937年至1945年，全县青壮年参军抗日的人数达1229名，占全县适龄青壮年6000名的21%，占全县人口的5%左右（全县只占2·5%）。曲山乡爱国青年王建堂就自动邀约组合了一百多名青年上书政府请缨杀敌。临走时他父亲王老臣还赠送他一面“死”字旗，要他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英勇杀敌。被誉为“父义子忠”，传为佳话。北川县在成都绵阳和本县中学读书的一些学生，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了“远征军”。

最后“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支援前线。

1、充实空防，捐款献机

全县从1937年至1943年先后六次八期共捐各种飞机款57462元，现将历次劝募项目及金额列表于下：

募筹时间	捐 款 项 目	实捐金额	备 考
1937年	中国航空建设协会 四川分会征募	1282.00元	(全省百架 飞机运动)
1938年 1—12月	北川分会捐献 委员会捐款	200.00元	(全省50架 飞机)
1941年 上半季	捐献驱逐机款	27500.00元	(包括上季 一次缴款)
1942年 1—12月	征募航空费	1658.00元	
同上年	捐募滑翔机款半架	15100.00元	
1943年 上下季	开展一县一机 运动捐款	27220.00元	包括上季 一次捐款
合 计	6次	57462.00元	

2、做好优抚，支援前线。

北川县1938年至1946年筹集的优待金和谷物，实物例表于下：

项目时间	筹集优待金	金额	临时劝募捐	金额	筹集谷物实物	数量
1938年	全县募集 出征优待金	3015.00元	8月22日北川县 七七纪念捐款	40.70元		
1939年	保甲摊募 优待金	5852.30元	2月19日欢送 壮丁慰同捐	32.50元		
1940年	同上	11972.20元				
1941年	全县400名 征属优待金	85100.00元	元旦节慰同荣 普军人职教捐款	112.00元		
1942年	保甲摊募 等优待金	19100.00元			全县捐寒衣600件 折合金额3000元	
1943年	同上	10000.00元			各乡镇筹优待谷	200石
1944年	"	372002.00元	端午节慰劳募捐	15.00元	全县各乡村献谷	114市石
1945年	"	568311.00元				
1946年	"	254451.00元			全县462户共筹 优待玉米	256石
合计	9次	1329803.00元	小 计	200.20元	小 计	2370石

综上所述各种捐募款共计1390465.20元，平均每户捐献达213元，人平51元。共捐谷物2370石，户平3石。这是生活困苦的山区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提供资料有县志办孙寒青同志，县民政局刘永德同志，县财政局肖守瑶同志，提供资料线索陈德佑同志）

